

非虚构,不辩驳

——读刘鹏程长篇小说《东风泊》

胡松本



《东风泊》
刘鹏程 著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荐读理由,现实需要的还原

《东风泊》依据历史事实,从1927打土豪、分田地开始,一直写到1949年4月22日上午8时许,经过激烈的战斗,当天下午4时解放军渡江部队一举突破国民党部队严防死守的长江天堑,百万雄师纷纷踏上了江南大地,开始了千里追歼。事件发生地点是宿松周围泊湖区域。在那个时代,军阀、土匪、国军和游击队等武装,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人与意识,相互撞击,相互穿插,由此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展开了一幅多彩跌宕的历史画卷。《东风泊》故事脉络清晰,情节曲折动人,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,人物一直处在行动的路上,一直奔跑在追寻理想的路上,使读者打开书就想看下去,让读者放下书就思考未来。这正是我今天荐读的理由之一。

故事就发生自己身边,作为本地读者阅读这部作品感到一种亲缘感,是荐读理由之二。

在“戏说历史”成风的当下语境,作者在旧纸堆和湖区走访中执着地探求真相,在写作中秉持史实至上的理念,这种勇气难能可贵,是荐读理由之三。

在阅读过程中,很自然对它的文体(体裁)产生疑问:它是小说、报告文学,还是传记、散文?作者将它表述为“非虚构长篇小说”。问题是小说的本质属性恰在于虚构,标明“非虚构”即自否它是“小说”,我以为《东风泊》更接近长篇报告文学——关于二十世纪前半叶泊湖地区的历史的真实回放与展现。这个问题会留给读者许多思索,是荐读理由之四。

忠于史实,铭刻泊湖的记忆

《东风泊》历史观宏大,场面却很小。以泊湖为中心,历时性地展现了共产党组织及其武装领导当地人民开展暴动、打击湖匪恶霸、创建革命根据地、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、抗击日军侵华、反对国民党内战、配合渡江战役等一系列历史事件,生动再现了其争取民族独

立、获得民族解放的艰难历程。还原了以杨学源、严仲怀等为代表的“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”的人生追求。这部书能把你带进那个时代,不少史实展现的残酷现象都是今人难以想象的。

作者的史实至上观,更多表现在忠于史料,不对史料作扩充、添加,只是照实记录下来,每个故事,每个人物都查有实据,人名也不改动,如商群和詹大金,国军176师和莫敌团、梁金奎的水警大队等等。《东风泊》写到的历史,没有拓展让人反思的空间,把空间留给了读者。这正是这部作品的优势和价值。

适合近观,展现历史原生态

作者崇奉史实至上,不对原料作加工,使作品呈现出某种历史原生态,比如人物众多,头绪纷繁;故事套着故事;片段接着片段。同时,作品中大量糅和了民歌土谣,渗入风土习俗,地方色彩使原生态更地道,更有风味。《东风泊》的原生态,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残酷性。土地革命也好,抗日战争也好,当年的真实情形已不是今人所能想象的,也不是主流历史小说所能揭示的。可以说,整个泊湖地区被不同的政军势力所分割,在极端对峙的两极之间还存在不少中间力量,比如汪庆豪的“清乡队”,既与日伪陈士良为敌,也与新四军为敌。作者还写到抗日阵营内部的矛盾,优秀的抗日干部詹大金被新四军五师团长林维先误杀,即为一例。这种芜杂的混生态,正是《东风泊》所达到的文本效果。所以,这部作品更适合近观,贴近历史浮雕的某个局部和细节可以慢慢品味。

注重故事,扫描历史小人物

这部作品留下不少小人物的身影,他们像蝼蚁一样抗争、挣扎在那个年代,自生自灭。作者抱着一种使命感来写这些小人物,他认为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完全忘掉他们,那么他们才真正“死”掉了,永远“回”不来了。在毕家岭大捷中牺牲的机枪班班长严有富,在东线突围中牺牲的孙冠英,在黄梅下新与严仲怀一起牺牲的杨贵仁、汪伯龙,这些小人物都有曲折动人的事迹,讲述起来就是故事甚至传奇,他们在残酷的环境中说倒下就倒下,很难做到“九死一生”,不像历史小说中的英雄人物那样刀枪不入弹雨不沾,无论怎样艰险也“死”不掉。作品没有回避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荒诞性,而是秉笔直书,比如写詹大金,十多年出生入死,毕生为湖区人民、为共产党的事业奋斗,却最终死在挺进团的枪口下,死在自己人手里。《东风泊》不编织情节,只讲述史料中的真人真事,这也体现了报告文学的特点。

作品非虚构,观点不反驳,是本人在阅读《东风泊》后的体会。

他身处其中又置身事外

——评汪破窑短篇小说集《大雪温暖》

邹贤中



《大雪温暖》
汪破窑 著
中国言实出版社

读完汪破窑的短篇小说集《大雪温暖》,我想到了人间温暖,想到了世态炎凉,想到了铁肩当道义,想到了妙手著文章……这一切好像都对,又好像都不对,最后,一句话如夏日启封的冰镇啤酒泡沫从我心头喷薄而出,怎么压都压不住——他身处其中又置身事外。这句话,是适合汪破窑的,在他的小说作品中,身为作者的他既有人局者的参与,也有局外人的理性。

汪破窑是生活的参与者,他深知旁观者的心理处于生活的理想的状态,因此会对现实社会认知不够,导致与社会严重脱节。在短篇小说《强记store》中,“我”独自走在松白路,偶遇在“强记store”士多店前吃东西的三个年轻人,他们的对话吸引了“我”,“我”参与其中,对自己扎根深圳三十多年的陈年旧事娓娓道来。在《吠问》中,作者以拟人的修辞,书写一条狗顽强而又卑微的一生。这篇小说有很强的代入感,让读者身临其境。

如果作家过度参与作品之中,容易让情绪失控,进而发展到小说人物失控。为了保持中立,汪破窑选择置身事外,他一言不发,冷眼看人间恩怨。在《吠问》中,他采用小说写作中很少用的第三人称“它”,写一条狗被主人卖到饭店关在铁笼子里的遭遇,回忆出生、送人、挨揍、救助小主人后被接受、暮年后又被出卖的悲惨一生。他的小说有悲凉的底色,“胖子用一把尖刀从大黑的喉咙扎下去,一直划到肚皮下面,五脏六腑‘哗啦’一下子掉在了地上,红褐色的血流了一地,像一条河流蜿蜒着向低处流淌”,这是汪破窑凝视人间的眼睛,凛冽的笔锋如刀光寒气逼人。汪破窑在冷峻的叙事中追寻人性的力量,他的小说在冷峻中又蕴含着温暖,如短篇小说《大雪温暖》,父母不知道被骗,追上去递给年轻人少找的一块钱,“年轻人怔了一下神,面貌似乎痉挛了一下,只有那短短的一瞬,他感到太意外了,没有接,他清晰地低声说,哦,算了,这一块钱给老头当搬运费了”,从这一点看,年轻人还没有坏透。特别是父亲回家后发现十元新钞是假的后,为了照顾母亲的感受,他手发着抖,“不动声色地把那张钱抽出来悄悄塞进了裤袋里,若无其事地看了看我的母亲,用发颤的声音突如其来地说,是啊,世上还是好人多啊”。事已至此,说出真相只会让生活更加残酷,父亲用善意的谎言,迎来了“我母亲脸颊红扑扑的,那喜悦的神色从眼睛里跳了出来”。又如《同学会》,面对同学们的调侃撮合和女主角的意乱情迷,孤男寡女共处一室,男主角却选择拉上窗帘,给女同学盖好被子,掖好被角,独自走向屋外静谧无声的雪夜。在《回娘家》中,桂芳生活困难,时常靠娘家救济,却还想把母亲偷偷给她的零钱送给更加可怜的化汉鸭子,而化汉鸭子作为一个非正常人,却知道人间艰辛、生活不易,又用一种让人“气恼”的方式——去抢桂芳篮中的

红薯,趁机把钱还了回去。在《傻欢欢》中,水库决堤了却无人知晓,傻欢欢为了救大家,多次故意搅局被挨打,最后选择放火,将大家引向村子高处的北边……这样的温暖故事比比皆是。

汪破窑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,在《独自倾诉》《秀才的笔》等作品中,体现了他的良心、勇气和铁肩道义,写出了他的社会职责和深情,写出了他对社会的热爱和对生活的顿悟。汪破窑深谙小说创作的反转之道,故事不落俗套,让你看到开头却猜不出结局,本来是主题写作的《强记store》,这类小说向来是不好写的,汪破窑却结合得很好,既写出了光明近年的快速发展,又写出了人生的真谛和人性的幽微,且故事最后的反转出人意料,看似局外人的“我”竟然是一直隐藏其间的黄生。

汪破窑来自湖北襄阳,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定居。历史名城襄阳给了汪破窑文化滋养,经济特区深圳又开阔了汪破窑的眼界,他的文字也因此带上了襄阳的厚重和深圳的前卫,二者兼容,自成一派。汪破窑在自己文字构建的版图里行走、遨游,从谋篇布局到起承转合,在不同角度呈现给读者抚慰人心的力量。此时,在小说领域已经有所成就的汪破窑依旧笔耕不辍,他的沉思与抒情,洋溢着一个人文情怀和担当……我期待他写出更多这种有人局者的参与,也有局外人的理性的小说作品……

